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錄卷三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朱賡烈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六

元 虞集 撰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斂焉自保政用不煩昔

韓文公以文學為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
宋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
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
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
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以來慎擇牧守豈弟
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
長其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
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説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譌

豈非學校之不脩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逋遺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令太守廣信張侯熙祖以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名郡以寬厚治辦聞其來茲也守居簡靖民以寧壹監郡通守别駕幕府各思其職咸無間言事有宜為

順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以屬諸仲叙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甓於遺庚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塈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為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於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傭佑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晝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以其涖事之嚴明

施諸斯文之崇重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已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授簡俾為之記集乃為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盖有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之而不知者盖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

未著於言也風氣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盛哉巍巍乎成功盛德之大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彜倫之則於其所恒尊何有少慢於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

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為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為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遊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為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汞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官者也故宋　闕　時宣公之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至焉郡人士思宣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於東湖之上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時為尚書兵部侍郎記之内附國朝以來莫之改也近歲水齧其北址藏書之閣圮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改至元之三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廩然憂之告諸大府請加

完繕大府聽其言思有所屬焉幕府之長嚴君仲毅進
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也明年前太守
真定張侯宗顏去為漕令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
寅協和民以無事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
足以供祭祀廩稍之用是以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
俸為之先而上下應之即書閣之舊址斵松為枋沉布
水底加曾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二丈畚石加土
平接講堂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虞是時郡學新作尊

經閣舊閣之材尚有堅完者以令侯之意與書院奠諸新隄之上復藏書之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宣公之像於閣下以為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之東與老氏之宫接正其界為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日告成又作水櫃於上流以防衝突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日至而趙某譯史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聚實克相其功屬予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而

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為圖書以發不傳之秘兩程子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閩叔子固歎其道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峯胡氏者生同時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

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極舒遲温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蜕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以之事上涖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屈於險姦之手大忠大義時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以為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焉定叟之為弟也才畧幾有父風治表之日

宣公閒暇而過之所以端其為政之本原以見諸行事其民被其德而不知者多矣當彭守時其殘墨餘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咨色之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沖和純粹之氣洋溢充滿反求諸己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

未為言乃為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百縣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尼山啟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萏栢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後有中和之

塋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㑊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厯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兖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宫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厯宋金至於今盖三百餘年矣宫不知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𤪌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大

學士喀喇公庫時為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播為山長六月至官為芟舍山中罄竭私槖繼以假貸具羊豕為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除荊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寧夏楊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史翟趙郭趣茲山留播舍一月顧

瞻徘徊以其事為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博囉領之首出俸以為之先而監州李彦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凡齊魯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甓於野傭僦致遠牽車牛服身役連軫載途飲餇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㼌聖侯之祠成學宫在廟之西放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以為夫子之在川上葢

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成置弟子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以明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丈運宣通於斯可徵焉烏乎古初開物天作玆山太和絪氲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於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

哉運會有時聿奠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瑨也得以學官從事於兹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為聲詩歌誦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重脩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崖張君某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數里青山趙君文記之言其竒偉華麗擬於京洛吴越

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以尊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庫器具以給凡用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所有者也千崖君歿子孫出仕京師弗違於兹者且四十年萍鄉榮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崖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既長而有立稟於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頋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延

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堅飾黷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樵蘇之山藝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傅君任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為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

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籩豆殆為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違於城闕之喧囂邈乎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絶之慮人迹在邇無岑寂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閑暇可以登高眺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為學之善地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乏磨礪則德毎孤前輩

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趨時向者竊緒餘以釣利禄務高虛者假近似以立名聲疏鹵自欺之風有不可深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修足為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茍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荣氏之名顯著於天

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二月具

官虞集記

汞州路萬載縣重修宣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曰學校之繫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使者廵行郡縣下車即理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於水西內附國朝因

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勒廸默色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榷茶大使黃璧咨以修學之事璧承命以為己任禮殿小不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為四楹之屋於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從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廚屋加葺焉

事具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為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延世至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咨之黄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舄裳衣五采絺繡如章又八年為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顏公至適殿棟撓前後簷之交承霤地壞仍薩公聶公之意咨請黄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甓材木具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飾以丈凡建以鴟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黄君不資於衆人

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傭一出於私帑故無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盖聞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為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為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以托之不以頻煩一士為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以别善良也取諸樂

易而無所厭者所以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為學則尚廉恥敦厚以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為者焉縣令學官勉之仍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具官虞集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祠先聖先師而學所以學其學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屬教於校官薄海内外莫敢不虔敬茍有事焉則必記其事事無不同也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諷勸此南康都昌之修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没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聖經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備至朱子而蔑有加矣而南康之為郡也蕞爾湖山之間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為

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為邑俗尤淳厚黄灝彭鳯馮椅曹興宗四君子者實從朱子遊講學之懿脩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沐我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為其曾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諭清江宋釗以為一官五年懼無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於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記之按郡志學始建於唐咸通中宋因之建

炎之後更作者皆有記可考內附以來為大改作禮殿講堂取具而已其門廡諸舍責成衆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旺扎勒教諭宋守正為垣以環宫鑄銅為祭器燕器與增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及劉與于令先後至以仍改至元丁丑之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隱吏無敢私根括地利之没於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校之有興也共割其私田貳頃以益學賦將有所興作以

歲歉未克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稍既具會其羨得二百五十餘石為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株杉之木於旁邑以己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庚凡梁棟宗桷一物之既朽一木之不堪者悉徹而更以良美之材覆宇堅密締構高壯冀可以經久焉外三門撓朽甚不稱觀美易以桓植築治垣墉高厚周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勢焉成以其年十一月予既為記其事如此而竊有歎

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長沙漳州為三耳漳潭皆不及朞月獨南康幾三載而荒政之行都昌之民為厚講誦之益都昌之士為深世祖皇帝時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其言遂衣被於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執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時樂為簡易之說者而智不足以及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則吾安得不有望於是邦是邑耶嗟夫朱子之

教人也豈有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顔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乎問學之博攷驗乎躬行之實本乎心得以立言端其統緒以致辯論說之精詳而不可厭也憂患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具在方册所謂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在兹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說而質之凡近者雖讀其

書而不能有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爲新奇以欺世其亦末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莫信於父兄父兄之成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以推至於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勉之哉仍改至元之五年庚辰四月虞某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没其子士仁等脩其屋室贍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

之如其父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
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山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
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
從弟亨仲孫子仿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為高第
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
已文公没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黄直卿而卒業
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
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閭之間父兄子弟相與服

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教其士子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即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為精舍以處學古之士焉潛泊堅篤無利欲之惑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我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説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苟有以深嚌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

惕然而恐思有以静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工焉則其人有不為聖賢之歸而足為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又負聖賢而其日暴月弃亦已甚矣今也緣黨庠術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丈公之為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為教則存乎其

人而已端之之道如何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以達朱氏之學遡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為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離勿怠終始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

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翬字彥沖故宋忠顯公諱韐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珙之從父與為友者籍溪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徽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以樞密故地為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扁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以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侑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安逹拉上其事以請貳憲李公端以為

宜如郡言事聞朝廷至元己卯丈書下如其請僉憲左
公達喇實哩行部至郡用朱炘言取建安書院計餘賦
之留郡者為至元鈔一百五十定以作書院是歳僅以
其錢五分之一以葺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
貳憲威公伊喇徒之至與郡守瑪哈穆特通守劉巴延計
貲而新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侑食者無所
改而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為次第而舉之矣前代
之世家故宅淪謝於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為禮

樂之宫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嘆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為文書使郡人朱炘走臨川山中致威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炘文公之五世孫也集既書其事而嘆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叙録乎且其遺文二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録而胡公之所叙也誦其詩讀其書以求諸其為人其在此矣盖先生之言曰嘗卧病莆陽與釋老子之徒接以為其言是矣反而觀乎吾書而

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髙風遠識何可及也著而為書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顔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盖其用力積久而真知深造以為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歴論世學之所以蔽人心之所以晦吾道之所以不明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以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德之門也嗟夫此顔子之學也先生以顔子之學為學而告諸學者亦以顔子之學為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

生之學不以顔子之學為學豈先生之所以望於學者乎盖嘗竊彷彿其志氣神明之萬一矣大才足以用世而斂退無悶登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以終身精明髙簡孰得而窺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足以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而世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楊氏之所傳至於延平文公皆

受而傳焉原其為學之端實先生為之根柢不然弱冠之門人字而祝之即期以顏曾之事豈無見而然哉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罔極矣諸君子之遺跡皆在此鄉也會其通以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字彥方世保定儒家歷御史史館頌臺成均以至正固有守左君當海寇犯漳約束保障郡縣賴之烏公字克章西夏舊族通經制行洎如諸生繇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耳目之寄於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安達

拉治郡十年至今人思之監郡瑪哈穆特郡守瑪哈穆特皆以善治聞倅劉巴延文雅通敏幕府諸耆陸文英羅慶協心以賛之故斯役也無間言而有成功可以至於久遠矣督工者前鄉貢進士録事判官也先建安書院山長申屠誠是年十有二月十日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

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羣經四書之説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為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别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末有熊禾之記陳義紀事甚大而備然而

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巴延至郡且二年矣丈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為己任知無不為丈公之五世孫炘以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羡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為之先爾翁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

文公祠堂先成炘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盖聞諸炘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盖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兹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蔬之薦執事有恪髙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

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沾濡焄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為近也況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以相勉勗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二月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雍虞集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盖為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稽在昔世祖皇帝丕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既寧兵偃弗用禮樂刑政治具畢舉以言其事謂農桑為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具事而總以大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修己治人之道大小相

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遠思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之内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能無傷沴者焉則致意於醫者之學又慮夫師匠不立古學既絶遐陬遠邑混於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於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伎而求夫為醫之道不上

達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神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盖如此而不察者徒以文具應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州達嚕噶齊故丞相阿爾哈雅之孫丞相親事世祖皇帝承命南征以不殺為務克成大勲襄漢湖海以來盡乎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知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深致其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歳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學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

莫及也噫州之人士有芷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其亦思夫去朝廷之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於父母之所全生順時於天地之所亭毒修地利以給公上循禮義以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熙然囿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黄帝之盛豈不盛哉是役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其費中統鈔五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丈喜教子本吾蜀人去官而隱居於此州之仙人溪者故併及之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國都至於郡縣皆立諸醫者之學我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錫哩布哈來為撫州樂安縣達嚕噶齊下車謁廟於委巷歎其圯陋弗虔為政期月簡易明恕之效民安而信之遂以無事乃度縣治之所當為者次第為之民聽從無留難卜地擇材庀工以改作斯廟其一也既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祭先酒飯則祭先食示民不

敢忘其初開物成務以興民用者有祭道焉專宫為廟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舉之而莫之能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生之道萬古頼焉祀典之重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為醫者之宗夫求盡民之生養而思捄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為學推所自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逺無以撫鎮吾民也置縣於兹餘二百年而衣被我國家之仁澤亦六十有餘年矣天子之命吏代至以時輔吾民生者

無間也今吾之來獲承事於治教休明之日年穀無甚

菑害上無徵調之急外無枹鼓之警苟有少厲於民者

上請更之必不見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

作豈特為觀美而要譽乎豈將使吾民諂事以干福禱

罪如他淫祠之為乎盖以廣我國家推本聖神之道以

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而好義其君子強於敏

學於觀感為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因於醫請以醫喻

為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務本而力作

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察夫四時寒暑之變五行災異之沴而謹避之又察夫嗜欲之陷溺忿狠之觸興矜勝之煩耗機穽之幽刻毋使有以害乎其中也殘鬬壓溺蠱亂腊毒搏噬蟲螫毋使有以嬰乎其外也脩敘倫理受業服事以老子長孫於聖世而無窮焉區區之志也既而具以來告請文記之以刻諸石以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二尺深廣皆二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有七尺廡之崇亦如之都宫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

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葢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篤生聖神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備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為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以待淩暴也則為之城郭甲兵馬為之宫室以蔽其風雨為之衣裳以宜其燠寒為之食飲以時其飢渴猶懼夫六氣之沴害於外

七情之感傷於内或不得以全其生也是以有醫藥砭焫之事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以遂其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我世祖皇帝混一宇内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明以天地之德為德以聖神之能為能凡所以為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既以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衆其癢痾疾痛不得不以為憂是以郡縣無間内外皆設

廟學置師弟子員而教以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參坐而以昔者神明之醫與凡為其學而著名者以次列坐配享從祀略如近代儒學之制常以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禮行事著為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足以盡知國朝聖祖之深意狃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初崇仁縣始以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

內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醵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以祀以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於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嚕噶齊阿里仁甫始至而謁祠焉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天子置命吏托以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以次脩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圖回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察

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假以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以作新斯廟焉縣令丞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嘗為掌醫之官者與夫習醫以為業售藥以為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讙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三月為廟闕間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闕楹神門兩廊稱之其都宮有牆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邑之長邑有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

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牖神之室若座有丹䨼梁桷而彩飾闌楯以石唐皇以凳祀享食飲各有器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時事焉邑之吏民以予嘗待罪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書之集乃為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即人心而可見矣今吾長民者有以知乎天地之為德聖神之為能我聖祖之為制作思有以遂其心焉凡為吾人者何可不盡其心以求生生之理乎蓋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脩其孝弟

使無逆理敗常之萌修其忠信使無險薄放辟之發則善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受職幼幼老老雖有燥濕燠寒之變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以上古之世無奇衺之疾不待鑽灼其肌膚苦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此三皇之所以為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體隨之内邪外害萬竅並入雖和緩並生於十室其若之何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宫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不敏安得不為吾邑

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各有攸司而審時日庀物數治文書以達上下中外分隷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干羽舞蹈之容律吕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醴牲殺之儀籩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

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為外有司以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為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所以能惓惓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内山川鬼神之在祀典者有詔令則脩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國朝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農黄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為三矣祭於春秋之季

月有司守令行事醫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儆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視以為法我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懸簿之舊廳以為廟在縣治之左令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妥又寓神於他神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時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視為故常謾不加省周令以嘗從事於太常也獨知懼焉而邑無他賦可以庀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為政年餘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徹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基東

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衢達於市深十有二丈作開天之殿以奉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京廟所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三獻官之次門左為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宮環屬於外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為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其丈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況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為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為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七

情傷乎内六氣沴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捄之者其職也是以我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盖欲斯民涵泳於至和之中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為而永於天年也而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元五年歲己卯九月具官虞某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學

之先聖先師而醫學有伏羲神農黄帝之祠居其一焉郡縣儒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粢盛器皿與師弟子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閒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倣儒學然而歲以春秋之季脩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醵諸醫者而師弟子之廩稍無所從出夫國家制為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黄帝所謂上古開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

民之疾病察四時六氣之沴五藏九竅之變養之以食飲氣味之宜攻之以砭焫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以資其為學之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凛然懼無以稱聖朝之意而為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恒懼不能稱其職焉吉安之為郡土厚而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之為學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時力有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郎遼陽行省醫學提舉謝

縉孫以其脩理醫學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其郡始建醫學在城南去廬陵縣獄為近延祐七年郡治中多爾濟率廬陵縣丞馮克敏遷廟學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學之成十六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明遠請以其所得賞田之半歸諸醫學以備用狀上侯與司官議許之乃命吉水州達嚕噶齊色佛埒與其學校授鄧思泰經田定其須畝之畔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耕者姓名府乃為之文書而授諸醫學師泰乃白諸府

以所收大脩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庖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居食矣今郡縣有司事無大小必咨稟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學之田誠在所不可闕然因時制之宜為久遠之計則必有事會之來而後得以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師泰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師泰又以其府官之意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某人某官也至若三聖人南面參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

時日牲牢之數議定扵國家始制廟時此不具書賞田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楊培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七

元 虞集 撰

記

飛龍亭記

昔者文宗皇帝之在潜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旣登大寳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

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勑賜虚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録其事即臨川山中臣集記之亭本冶亭宮本玄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邸去冶亭為近上時遊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適時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冶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治焉從臣以

寳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寳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冶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問寳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為丹汞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為名上曰當雪時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御别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寳琳仍字玉林矣謂寳琳曰吾出游數勞人不如山行

之便可作柴門嚴扃鐍以待余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爲留亦不責也天歷已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趙嗣祺朝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人耳蓋畀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冶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奎章上顧謂曰汝猶憶冶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冶亭時未種松也上曰朕

遊治亭見卿書以為繫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
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
其宮所謂冶亭者既名飛龍加飾楹桷置御榻其中重
覆而謹視之别作亭其下仍曰冶亭以當鍾山之秀名
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郡縣守吏
咸集于此以侈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
年而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
先朝露詎能為寶琳執筆以述恩光之萬一哉於惟令

天子仁孝純至勵華相承羮墻之見無有遺思文宗皇
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霜
露所墜顧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
臣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
己卯十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榷茶運司記

昔在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
茶利明年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乂安列

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利衣被遠邇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榷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去榷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年復榷茶名官所統出茶之地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提舉官其遠者分司以莅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歷詔書省運司而以其事分屬列郡歲侵民

困採造懋遷覯望疑沮徵歛失節公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為便朝廷遣使周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以為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以托克托穆爾與薛公某為之使萬嘉納為同知魏君某為之副某人為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風憲清强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或以操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是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

有嚴有恕府史僚屬各知雅飭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誣
許之訟期年之間利入時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頹首
供億心絕他虞若不知有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
冠往時而公署久弊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貿
幣蓋藏蹴潤乃請于朝而更作焉命未下自使以次出
俸金為之以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具會泰公某自
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幣凡二千緡又至得以增
置吏舍門垣以某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貸收

子錢以具公膳朝廷所以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為書幣命其史謝秀實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噫集向在國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敢辭乃具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為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用以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

厚國家生才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以聚斂掊克為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為國家斂怨菑逮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来者使視夫楷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傳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為以相勉勗書其歳月建置之緜紀前後之居其官

者次第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以為法又被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儆戒焉于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于治道有所系此廳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以達民隱職任之專感惠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司其喉衿執其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贊畫諸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

之間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楊之交湖
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焉風氣内寛而外固民物繁
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為重矣
而經歴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
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夙夜在公盖有不遑
暇及者今經歴某郡王顒字闕　知事某郡楊杰字闕
照磨某郡左仲良字闕　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
沉潛之懿䟦歴臺省並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以

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
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細民無有不得
其所晏然鎮靜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
哉乃以暇日樹石廳事不鄙衰朽以嘗執筆太史使書
其說焉自王君以前掌故者可推而録之後三君而至
者以次書其爵里名氏歳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
子者政成歸報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来行履之舊
而亦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仍改至元之四年歳紀



戊寅三月吉日具官虞某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爲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間雜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鬬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僞

不苟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侻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不足以立已剛不足以制欲荒怱而昧於事幾恇怯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為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訐於下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姑當自定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黄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說字夢臣楊君景行字賢可歳以祁寒盛暑

行縣稍閒必造予之廬焉于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靜而

涵容治郡者每尚威權爲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

人有佛子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

不憚煩嘗牢郡之宜黄戢强暴鋤姦黠抑兼幷以佑善

良民至今稱之及来玆佐郡人巳素孚之激厲之節雖

不得盡行其志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

君德芳字闕　予雖未之識然蕭規曺隨同寅共事不

閒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幸乎至

正元年閏五月公說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署
庫且壓去年與景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
之廳亦脩度地廳事之東以作髙亭焉環以卉木之賞
酧應之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史得某人董其役功未訖
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
曰國家置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
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善
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龕石於壁詢

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録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以往官于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叙其意噫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歳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為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為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内民事之利害久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人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

矣得失之辨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于此乎見之故為之書以為廳壁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具官虞某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郡城之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直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閒其重脩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

三十有一年省臣以慈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
隆福皇太后賜錢而脩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
四十年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
御史大夫達實特穆爾時以丞相来鎮兹省嘗登斯閣
而問焉追惟裕皇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聖上之孝心
平章瑪哈穆特贊之曰重熈累洽之餘民力亦既紓息名
蹟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衆思於僚佐請于
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丞轄以次或陞或遷

平章實克始終其事焉厥既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為幸令韓姚兩文公之文卓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辱俾集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忞度於上下也審矣且子嘗從事於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事為宜宜勿辭也乃為稽諸郡櫝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庀役越明年乙亥

仍改元至元之歳其五月之吉柱立梁舉又明年丙子七月竣事閣之崇為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簷宇虚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為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内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以成大藩之盛觀焉烏乎洪惟聖天子躬脩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以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

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顧兹江湖嶺嶠之交至於海島邈在南服勢若遼遠然而涵煦之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滋以庶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畢通無所底滯俛然咸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于公上況乎禮義文物尚有可觀於其間者乎于斯時也来涖是藩者及歲時之閒暇而與往来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以歌頌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主庇民之心不亦偉

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簿嶺海莫不率服區守既定撤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楊侯珪以至元闕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為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

有餘年矣其為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戸明威將軍旺扎勒圖懐遠大將軍揚克忠武畧將軍額森特穆爾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為城頷頷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衞之郊東出乎臯徬徨乎

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為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隣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劃

剷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為郡蔚為内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鞅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於是有逸居安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為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

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晻靄之間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兹樂土以奉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覘首之崇檀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概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兹者則可以一概也夫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嚕噶齊雲中塔布台侯以其郡治譙樓成屬予作文以為記集昔者以文學為職業既老

而歸僑乎君侯之野將命者郡庚吏宣予從予也實來其敢辭乎稽諸郡志自刺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于今四百餘年凡守居有興作碑志略可攷而譙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管東平劉繼祖與今侯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以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事去無代者侯以為已任其相之者治中阿蘸哈雅推官蔡喬黄明經歷斗某知事康某照磨王某也元統三年與侯樂斯樓之成

者同知府事茂巴爾治中華善判官王某推官李輔崔
中經歷紫郁知事蕭從龍照磨蔡某而始終主書計者
萬實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壘甓傍
崇廣道中闢郡長吏帥其僚佐奉詔令出教條入而聽
政出而退食屬吏民庶之受事使命賓客之送迎小大
莫不由之其上則晝謹時刻夜嚴鼓角所以警動其民
之視聽而時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為觀
美以資游覽者也其為役也時其閒暇而不厭於緩相

其時宜而不苟於就是以賦民度材築構望飾越三年而後成焉於惟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為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賞赫然脩舉海内讋伏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謙遜豈弟相尚水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樓之成亦其時哉蓋甞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饑渴則侈心生焉不忍於忿激則争心熾焉狃侈而好争則亡上下等威之

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以有其休養生息君子盖深憂之是故善為治者必平心而正巳正巳則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以定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興民之廉恥申孝悌之教惇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皥皥然保其生業脩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刻以告來者

崇仁縣重脩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
為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
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
縣歷唐五代至于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
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
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内附崇仁從之朝廷始命吏
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弗葺二十六年歲巳丑達
嚕噶齊瑪哈穆特始作之良材巨木取足於山曾閣崇觀

徙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甓百廢並作頗䰟雄偉繼至代
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于兹矣仍改
至元之元年令達嚕噶齊阿里仁甫實來洽其同官令
丁額森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赴
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榱桷易其朽腐陶甓土石更以完
壯高而危者下之以即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改觀丹碧
輝煥黝堊明白儼然高堂寬敞夷坦内臨外仰無所壅
蔽上官行縣賓至如歸凡器所需織悉備具府史有受

事之舍版籍有度藏之室獄吏之嚴固庖湢之細微出而使民燕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兹邑之地壤土平衍無甚瘠甚沃之獘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為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百之利大賈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於侈靡之傷焉方其盛時絃誦之聲無間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縣文史國朝以經術

設科取士屢有其人況有大儒縉紳先生以古道正學作興斯文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漸被朔南遠邇莫之或先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閒或質之不美非率教令至於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間為吏者有不暇於為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之善歷官天台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氷雪識事如蓍燭憂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平易丁額森以國

字入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功而丞張榮前簿尹昌令簿舒文玦前尉胡誠等皆悃愊無華相與輯睦以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歎豈易得邪嘉穀屢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捙斷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傜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之簡先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嚚突之徼呼保良善如護生刼衛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直之此皆後至者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

人請為之書如此是年十有二月虞集記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説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敻絶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

宋紹興中守王侯秬覆以小亭後久之守林侯某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為之記後八十五年皇元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布台侯謀於同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既成使来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閒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以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托獄訟征繇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之蒞治接賓客軍旅之往来一州千里

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遥徜徉於無為者乎俟之為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深於跬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以自託於高明之臨清静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絶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内居其間者熙熙然無外物之接無内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老孫壽年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以為勝者乎今熙洽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仕於此

者得以優游閒暇超然埃𡋯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懐葛天之鄉者是即洞天而已矣葢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王之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黄老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葢以其升高

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為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諶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觸焉若夫能賦能說之事近不違乎喧雜遠有得於虚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髙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懐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中順大夫塔布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

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為記按郡城之中地髙而可
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
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
城壁出於人為於奇勝為未足焉隱然髙據總會遠邇
若挈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民社稷
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日力之所及皆
其心思之所至也倬彼雲漢昭回於天北瞻闕廷如日
斯近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

視之罔阜之起伏闤闠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苦寧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視之名山靈阜欝乎蒼蒼能出神明以去菑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

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為之書以待來者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七